

講義第二十六頁，「普賢菩薩勸發品」：

【華嚴以普賢為長子。文殊為小男者。彼中諸佛子。已悟毘盧性海。未入普賢行門。故行為首。而智次之。此經為三乘之人。迷於性海。執滯草庵。漸漸引誘令歸寶所。非智莫導。故文殊為首。普賢後來。】

這兩部經就是《華嚴》跟《法華》，都稱之為經中之王。一個是佛最初說的，佛成道之後所謂二七日中，在菩提樹下定中講的《華嚴經》，這是佛法的根本法輪；《法華經》是最後所說的，也就是說一代時教的總結論。一個開端，一個總結束，這在教義裡面講都是非常重要。《法華經》跟《華嚴經》，我們看起來有些不一樣的地方，那就是表法的菩薩。在《華嚴》是普賢菩薩居第一位，算他是老大，其次才算是文殊；在本經裡面，文殊菩薩當老大，普賢菩薩列在第二位，這是什麼原因，我們一定要曉得。華嚴會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所謂法身大士都是明心見性的大菩薩，所以說是「已悟毘盧性海」。「毘盧」是梵語，印度話就是毘盧遮那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遍一切處。我們的性海就是真如本性，廣大無邊，所以稱作毘盧性海。那是已經悟了的人，已經悟了叫解悟，悟了之後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證入。普賢菩薩表的是證入。我們通常講的悟有兩種，一種叫解悟，一種叫證悟。我們就可以說，普賢菩薩代表的是證悟，文殊菩薩代表的是解悟。你曉得這個意思，你就能夠看出這兩部經它不一樣的所在。《華嚴》是已經解悟了，它的目標是要證入，所以《華嚴》最後五十三參是行成證入，這就是普賢的意思。《法華經》是教我們解悟，所以《法華》重在建立信心，如果你

要沒有解悟，你的信心不能建立。由此可知，解悟之後這就要求證，要入佛知見，也就是入一真法界，在《華嚴》稱為一真法界，在本經稱之為「入佛知見」。這幾行把這兩部經異同之處說得很清楚，文字不多，說得很清楚。我們講堂可以說是這兩部經都在研究。這兩部經，在佛法裡都稱之為根本法輪，只要我們認真的去讀誦、研修，再假以時間，縱然不能夠悟入這個境界，也必能有些悟處，我們的解悟這是必定可以得到的。

【昔者普眼菩薩三度求見普賢。入於三昧。竟不能見。佛令其想念禮敬。即見普賢菩薩近佛而坐。如此則普賢不離佛側明矣。此中何故云從東方而來。蓋東為震方。震為長男。能任大事。克紹家業。堪領眾務。故任大事。則能以威德自在之力。護持法寶。】

讀了這段文，大家一定就可以明瞭，佛法無論說一個人，或者說一個處所，或者說一個方位，或者說一個遠近，無不是表法；你要是把它呆呆看作真有這個事情，那就壞了。有許多不明瞭佛法之人，他來研究佛法，讀《華嚴經》的五十三參，要去考證這五十三位善知識，他們住的所在在現在什麼地方，那到哪裡去考證去？不知道這全是表法的意思。這個地方就說文殊跟普賢是一不是二，他跟佛是一體的，佛是代表真如本性的理體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，佛沒有說法，為什麼？因為本性無法好說，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他說什麼！《華嚴》從頭到尾都是菩薩說法，菩薩就是佛，從體起用這叫菩薩。用，就有法好說，體沒有法說，用才有法說，所以理體不說法的。用是無量無邊，一切德用把它歸納為兩大類，一個是智，一個是行。實際上王陽明講的「知行合一」，王陽明是佛教徒，世間人聽到他這個哲學的說法很希奇，在佛教裡頭一點不希奇，佛教裡面講「行解相應」，他說個知行合一，只是把話變一變，意思是一樣的。這就以文殊菩薩代表智，普賢菩薩代表行，行

是智之行，智是行之智，所以它兩個是一不是二。已經開悟了，這個時候行重要，像華嚴會上那些菩薩已經開悟，要緊的是要入一真法界，所以以普賢為首；法華會上這些人還沒開悟，沒有開悟談不上修行。

所以大經，你看看科判的順序，信、解、行、證，文殊代表解，普賢代表行，行證是普賢，信解是文殊。法華會上這些人，要緊是要他建立信解，所以法華會上文殊排在前面，普賢排在後面。看它排列的順序，就曉得他教化那些學生的程度，諸位也就能夠知道，華嚴會上那些學生的程度比法華會上高。說來說去，這些表法的諸菩薩們都沒有離開自己，毘盧遮那如來就是我們的自性佛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文殊是自性裡面的般若智慧，普賢是自性裡面的萬德萬能，可見得這是一體本具者。經裡面說，普賢菩薩從東方來，這是表法的意思。前面說明一個公案，普眼菩薩發心「三度求見普賢，入於三昧」，都見不到。你們要想想，三度求見，入於三昧，竟不能見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如果他要見文殊，用這個方法會見到。見普賢就見不到，你要曉得三昧是心地清淨，一念不生。普賢菩薩一天到晚想東想西，什麼事情都幹，你這跟他完全相反的，那怎麼能見得到？你要見普賢菩薩，你看看善財五十三參，這就見普賢菩薩，如果善財入定就見不到。文殊菩薩表慧，表根本智，是因定而生慧，所以從戒定慧能夠見文殊，你能夠得到什麼？得到信解。可是行證，你天天在那面壁，心不動，這個不行；什麼事情你都要接觸，什麼事情你都要去做。這個定的功夫，比一般修定的功夫那要深得多，所以這裡講入於三昧不行。

這一點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，所謂修行可不是在定中修行，盤腿面壁叫修行，這個不行，這是初級的功夫。修行要怎麼行法？修行要像善財那樣歷事鍊心，要在一切境界裡頭去鍛鍊，這就叫做普

賢行。普賢行，處處是道場，時時是道場，拿我們今天來講，整個時空就是他的道場。一切的境緣，境是境界，緣是講人事，我們今天講人事的環境、物質的環境，都是他修行的場所，他要在這裡面去鍊，鍊到如如不動，佛告訴須菩提的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《圓覺經》裡面講的「離幻」，怎麼離？即幻離幻，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。這樣你就能夠見到普賢菩薩，你就能夠真正體會到普賢菩薩無處不在。佛教給他「想念禮敬」，你就見到；三昧裡面沒有想念，也沒有禮敬。由此可知，「想念禮敬」，如果從三昧上來講，這是最深的三昧，我們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楞嚴大定，所謂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通常我們修定，環境清淨，身心好像離開了妄念；如果在環境裡一接觸，心又亂了，這不叫定，這個定不管用。小乘聖者證得九次第定，不敢輕易的度化眾生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怕一接觸眾生，定失掉。所以他這個定是屬於初級的禪定，不能開慧，沒有能力破無明斷煩惱，雖然有九次第定這麼深的定功，這個定不能開智慧。諸位去想想看，開智慧哪有那麼簡單？千萬不要把妄想當作智慧那就錯了，我們世間一般人講的智慧是世智辯聰，把這個看作智慧。而佛法說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，這個學佛的人遭了難。

有些人研究佛經也相當的勤苦，研究經典、研究註疏，在這上下了功夫，把這些經論註解自己也能融會貫通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很像一回事情。這是不是智慧？心裡面的煩惱不斷，生死沒有把握，這個不是智慧，這是孔老夫子所說的「記問之學」，他記得多，他常常有問題問別人，人家給他解答他聽得多，他的學問是屬於這個。記問之學，所有學問都是別人的，不是自己的，所以世智辯聰、記問之學，不是智慧。智慧從哪裡來的？給諸位說，智慧一定從定中來的，心不定沒有智慧。佛在經典裡面給我們做個比喻說，我們

的心就好像水一樣，不定，水起波浪，水起波浪照外面的境界就照不真切；不是說它不能照，它能照，照了怎麼樣？照得跟外面境界不一樣。水要是平靜，不起波浪了，這個時候像一面鏡子一樣，照外面的境界，水裡面的影像跟外面境界像是一樣的，一點都不會差錯。我們的心不平靜，我們心裡面還有煩惱，你想想看，你照的功能怎麼能夠圓滿？圓滿的覺照就叫智慧，帶著煩惱波浪的覺照就是世智辯聰，只見到片面不能夠見到全體。記問之學是比量，不是現量，聽別人說的，自己推想、推理，畢竟不是自己現量境界；智慧是現量境界，決定不是比量境界。這些理，我們學佛的人不能不懂，不懂免不了盲修瞎練。

普賢菩薩從東方來，這是表法的意思，正如同我們世間過去帝王時代，太子住在東宮。東方是表示震，在八卦裡面這是震的方位，在五行它是屬於木的方位，在四季裡面它是春天的方位。所以在這個方位，這在過去是儲君所居住的地位，普賢從這個地方來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意思，為佛之長子。現在的社會制度跟從前不一樣，我們從前的社會制度，可以說一直到清朝，都離不開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度，就是一個家庭的繼承是長子繼承，所以是大家庭的制度，長子繼承家業。到民國年間來實行小家庭制度，今天我們要說這些事，我們都不懂了。在從前長子，家裡面這些兄弟姊妹他統統要照顧，他有責任。小說《紅樓夢》裡面所描寫的，那是宗法的制度。從前中國的大家庭，每個人的收入要歸公，你的需要，等於說每個月好像佛門裡面發單錢，這個零用錢就發給你，你有什麼需要的時候等於說常住支給你，從前這個家庭制度是這樣的。長子就是當家師，他當家的，所以他對於家庭每個人都要照顧到。確實有它的好處，一個家族團結一條心，確實能夠有我們中國所提倡的倫常的、倫理的生活，那是真正享受得到，所以有天倫之樂；缺點就是每

個人都受約束，因為是團體在一塊居住，當然等於說是生活規範一樣，沒有那麼自由。

小家庭無拘無束沒有人管你，你好像很自由；在那個社會裡頭不自由，上面有父母，再就是有長兄長嫂，他們是居在領導地位。所以實在講，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處，當然也有缺點；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好處，缺點也很大，變成自己兄弟姊妹不關心，不像以前那麼樣的團結。以前的兄弟姊妹就等於自己一個人一樣，跟自身一樣，那是關照愛護，彼此當中互相的協助，確實不是今天能夠相比的。這發揮出去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在五倫裡面除了自己之外，這一個家族之外，與我們往來的這就是朋友，為朋友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。身命都能夠犧牲，何況身外之物！所以中國的朋友跟外國做朋友不一樣，中國的朋友真值得交。為什麼？交了這個朋友，他這個一生有保障，朋友就跟自己兄弟一樣。你要講團結，我們中國過去真正是團結，團結兩個字，這個名詞在中國沒有，為什麼？它本身就是團結，不團結才喊著團結，已經團結了，團結兩個字用不上。如果說是出賣朋友，那還得了嗎？在我們從前這個社會，你要是出賣朋友，你這個人就完了。為什麼？你在社會上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跟你往來，一聽說某人他出賣朋友的人，誰肯跟他往來？你在整個社會上你就孤立了。你要是背叛家親眷屬，那還得了！這是講從前制度跟今天不一樣，確實有很大的不相同。

這個地方的表法，就是以普賢菩薩表長子的身分，他「能任大事，克紹家業」。此地都是比喻，「家業」是如來家業，如來家業是弘法利生。「堪領眾務」，務是一切事務，他能夠領受，他為什麼能夠？底下說明他「以威德自在之力，護持法寶」，這個兩句做總結，結到佛法上。這個地方雖然說的普賢，諸位要記住，普賢不是別人，普賢是自己。如果我們把普賢推作別人，換句話說，你就

把弘法利生的責任全推給別人。推給別人也可以，別人成佛明心見性；我不能成佛，我不能明心見性。學佛是誰學佛？他學佛，我不學佛，那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佛法主張的是直下承當，誰是文殊？我就是文殊；誰是普賢？我就是普賢，自己才能夠成得了佛。文殊、普賢代表的是信解行證，信解行證都是我自己一身，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證，這樣才會有成就。如果推給別人，我自己不能信、不能解、不能行、也不能證，你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證，我還算學什麼佛？佛法之可貴，貴在直下承當。佛菩薩苦口婆心長劫的教化，普賢在此地又在勸導，勸我們發心，發什麼心？發直下承當之心，我們才有門可入。給你說了許許多多，你都不敢當，那不叫白講了嗎？

講「護持法寶」，我們在講席當中也常常提示諸位，護法首先要護自己的法，自己都不能護，說是能護釋迦牟尼佛的法，沒有這個道理；先要能護自己，而後才能護眾生的法、護諸佛的法。護自己的什麼法？簡單的說，就是護自己的菩提心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護自己的四淨德，像《圓覺經》上佛給我們開示的，常、樂、我、淨。《圓覺經》上尤其說得好，「淨圓覺心」，我們要曉得護這個，這就是護法。淨是什麼？淨不染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染。接不接觸？接觸，這普賢菩薩，普賢行是接觸，接觸而不染這是普賢，這叫修淨，淨就是我們講的清淨心。覺則不迷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沒有一樣不明瞭，樣樣都明瞭，這裡面沒有迷、沒有執著，這就是覺，覺就是智慧。樣樣事情都做，該做的都能夠做得圓圓滿滿，這就是圓的意思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要能夠提起這個綱領，護持我們的淨圓覺，護持自己的平等、清淨、慈悲。怎麼護持？保持不失而且要培養它增長，這叫做學佛，這叫護持法寶，使自己的智慧、威德、自在天天增長。

【所依之佛。號寶威德上王。領眾務故。與諸菩薩及諸天龍等。雨華作樂而至。紹家業故。】

這都是經上表法的意思。所以佛經在文學上來講，也是最上乘的，從文學上來講也是美極的文學。佛的號「寶威德上王」，與因地裡面菩薩的威德自在護法完全相應。佛是表果德，菩薩是表因行，因行與果德一定相應。這個地方「上」，是至高無上的意思，「王」就是代表自在的意思。下面有假設一個問答：

【問佛滅後云何能得是法華經。】

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，佛陀在世的時候，我們修這個法門依佛而修，這是沒問題。佛講《法華》是八年，所以這部《法華經》，是佛八年所講下來的記錄，諸位曉得這個道理。八年就講這麼一點嗎？講得太多，記下來不多，記下的是綱領。像《六祖壇經》，《六祖壇經》是六祖大師三十七年所講的東西記錄。我們看看《六祖壇經》不過兩萬多字，花上二、三個鐘點就統統都看完，三十七年就講這麼多嗎？每句要發揮起來都是很長的。所以這是八年所講的精華編寫出來的，佛滅度之後，我們如何能夠修學這個法門，能夠契入證得法華三昧？

【佛告以成就四法者。】

在這一品經裡面，佛給我們說得很清楚。

【譬如長子。仁義自檢。為父所重。故曰為諸佛護念。】

「四法」就是底下講的。這是一句，諸位記住，「諸佛護念」，這是一法，你們只記住這四個字就行。

【若道德不修。為父所棄。則非護念矣。雖為父知。當習學眾藝。故曰植眾德本。】

把這四個字記住，這是四法裡頭這第二。第一個是「諸佛護念」，第二個是「植眾德本」。



【眾藝雖習。必須威儀自持。故曰入正定聚。】

這是第三「入正定聚」，把這四個字記住。

【既為父知。又閑眾藝。風規其足。可以治家治國。故曰發救一切眾生之心。】

這是最後一句。這四法，第一是「諸佛護念」，第二是「植眾德本」，第三是「入正定聚」，第四是「發救一切眾生之心」。如果你能成就這四法，佛雖然滅度，你還是能夠得《法華經》，這四句話非常重要。下課。